

庫 文 華 中

集一第育教衆民

本 劇

冊 二 第

編 攸 伯 呂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MG
I246.8
94

冊 二 第



3 1774 3895 3

故事 第二冊

除三害

陽羨（就是現在的江蘇宜興縣）地方的人，只要一聽到周處來了，大家都遠遠地避了開去。這是爲了甚麼呢？

原來周處的父親，是三國時候吳國的鄱陽太守，後來封爲侯爵，家世非常尊貴。周處從小生長在這個家庭裏，自然不免染了一般惡少的習氣，依恃着父親的勢力，在鄉里間胡作胡爲，就是和他毫不相干的事情，他也要去管一下，一句話不對，他就拔出刀來和人爭鬪。即使受了他的傷害，控告到官府裏，只因官府也怕他的父親，往往偏護着他，因此，周處更加肆無忌憚，使陽羨地方的人却更加的痛苦了。

那時候，在陽羨南山裏發現了一隻白額虎，常常出來傷害人畜；還有長橋下的一條蛟，凡是住在附近鄉村裏的人，也不知道被牠咬死了多少！陽羨地方的人，稱這兩種殘暴的東西爲二害；加上周處這個惡少，總稱爲三害。

別的災難，不論荒旱、水患，好像都威脅不了陽羨的一般民衆，只有這三害，只要有人一提起，不期然地個個人會繃着眉，搖着頭，嘆起氣來。

周處雖然也有些覺得，地方上的人，不歡喜他那種惡劣的行爲，可是，始終沒有知道，已經把他和兩種畜生同樣看待了。

有一天，却巧逢到村中秋祭，照例要由輪值的村人，殺豬宰羊，到廟裏去祭神。等到祭祀完畢，他們就把那些祭過神的魚肉酒食，分給大家，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頓。因爲，那時候，正是秋

收時候，田裏的稻穀，長得非常豐盛，一年的希望，並不落空，所以，每一個人都是興高采烈，有說有笑地吃喝着。

想不到，大家正在快樂的當兒，那個人人見了頭痛的周處，突然闖了進來。一霎時，說的不說了，笑的也不笑了，大家沒精打彩地把酒杯裏的酒喝乾，陸陸續續地站起身來溜走了。

周處乘興起來，結果只剩下了他一個人；他碰了這個老大的釘子，心裏自然非常難過，勉強自斟自酌地喝了幾杯酒，一邊却自個兒在思量着：『剛才，大家都快快活活，有說有笑地吃喝着，爲甚麼一看見我到來，大家就這樣一闕散場了？』

周處想不出其中的道理，正在納悶，忽然聽得外邊發出一聲嘆聲；他連忙跑出去，打算瞧個明白，原來那就是那個秋祭值年的村中父老。他一見周處突然趕了出來，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，

心裏就有些害怕起來，可是，却又不敢向他詢問；只得準備着往外逃跑。不料，周處却把他攔住了，問道：『剛才聽見你在嘆氣，不知爲了甚麼事情？請你告訴我，要是我能夠盡力，一定可以幫忙！』

那個父老那裏敢直說出來，只是連聲地說道：『沒有甚麼，沒有甚麼！』

周處兀是不肯放鬆，硬逼着他，一定要他說出來。幸虧，那時候周處的態度，比較平時和善得多，口氣也非常委婉，那個父老看他沒有甚麼惡意，便又嘆了一口氣道：『像你這般的貴家公子，怎麼能知道民間的痛苦！』

周處詫異地道：『我們這村上，十九都是種田的，今年收成很好，還有甚麼痛苦？』

『收成，固然比較往年好些！』父老對他望了一望，囁嚅地道：『只是，地方上的三害沒有除掉，怎麼能安閒地過活呢？』

周處不懂得甚麼叫做「三害」，自然要向他追問個明白。那個父老雖然很怕周處，但是，一則，自己已經失言在先，要挽回也沒法挽回了；二則，爲了全村人的痛苦，借此向他表白一番，即使遭了甚麼橫禍，也是很值得的，因此，他便老老實實地對周處說道：『我們村上，有三樣大害：第一，是那隻南山上的白額虎；第二，是長橋下的那條蛟；還有一害，就是你了。』

周處聽說，倒也並不發怒，只是對那父老說道：『我周處已經活了二十多歲了；生性非常豪爽，從來沒有做過不正當的事，不過，有時候不免粗魯一些，因此容易得罪別人。想不到，村裏的人却把我當做了一害，今天大家看我來了，就一鬨而散，大概

就是爲了這個緣故。——現在，我完全已經知道了，從今天開始，我一定要替我們地方上除去這三害，讓大家知道我周處並不是一個爲害地方的惡魔。好吧，請父老們瞧着吧，你們以前痛恨我的，將來總有將功贖罪的一天！』

從此，這小小鄉村裏，便看不見那個人人側目的惡少。

原來，周處自從那天回家以後，便去揀了一張祖傳的好弓，配上十來枝利箭，獨個兒去躲在一個僻靜的園子裏，努力地練習射箭，幾天以後，果然便能百發百中了。他又把那些箭頭，都塗上了毒藥，然後便帶着弓箭，上南山去找尋那隻白額虎的蹤跡。

周處走上山去，藏身在一處樹木茂密的所在，從身邊取出一個哨子來，吹出各種野獸的叫嘯聲。那隻白額虎，以爲有點心送上門來了，立刻，牠便張牙舞爪地從洞裏跑了出來，直向周處藏

身的地方趕了來。周處看得十分真切，他便舉起弓箭，向着牠瞄準着。一會兒，只聽得拍的一聲，那枝箭早已射在白額虎的胸口了。但聽得那隻白額虎狂叫一聲，瞪着兩隻銅鈴大眼，直向周處撲了過來，周處順手又射了兩箭，接連都射中在牠的肚子上。白額虎立腳不住，一個翻身，早已滾到山腳下去了。

周處趕下山岡，索性抽出腰間的寶劍，在那隻白額虎的頸項裏砍了幾劍，看着牠完全絕了氣，才把牠擗在肩上，走到村裏來。

全村子都哄動了起來，所有的男女老小，都跟着父老們，要來瞧瞧這位射虎的勇士，他們把以前憎恨周處的心完全消滅，一齊都換上了一腔感激的誠意。

他們翹起了拇指，對周處說：『周家哥兒，真是我們村裏的

英雄，現在已經替地方上除了一害，我們該備辦一桌筵席，給哥兒慶賀一番！』

周處忙止住他們道：『別忙！我們地方上的三害，現在我只除去了一害呢！等我把其餘的兩害，一併除去了，那時候，人人無憂無慮，再喝你們的慶賀酒還不遲！』

從這天起，周處又躲了起來，專心研究劍術，並且在一個小池塘裏，練習游泳，直到他自己認為有了把握，才提着那把寶劍，跳進長橋下的水裏。

那條蛟，看見河裏突然跳下一個人來，便張開了血盆似的大口，預備搶上前去把他咬來吃了。周處趁勢挺起手裏的寶劍，便向蛟身刺去。這樣，他和那條蛟就在水中惡鬥起來；幸虧，周處身手靈捷，接連在蛟身上斫了幾劍。那條蛟受了痛楚，在水中更

是竭力翻騰。周處畢竟比較聰明，他趁牠野性發作的時候，緊抱着牠的項頸，跨在牠的身上，就這樣把牠控制住了。然後再用手中的寶劍，狠狠地刺了牠幾下。

那條蛟負傷很重，可是，還不肯把周處放鬆，這一人一蛟，竟在水中相持了三天三夜，最後，那條蛟終於因出血過多死去了。

周處用寶劍割下了蛟頭，跳上岸來，才知道離開長橋，已有二十多里路了。他在附近飯店裏吃了些東西，便預備回陽羨去。

不料，當他走進自己的村子，只聽得鄉人們正在歡天喜地的談論着，都說：『周處入水三天，還不見他回來，那條蛟也許已經被他殺掉，可是，他也一定被那條蛟咬死了，現在三害都已除掉，我們都有好日子過了！』

有的人更說：『三害都已除掉，現在，我們真的可以開個慶祝會，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頓了！』

他們沒防到周處竟又回來了，因此，這些話一句句都鑽進了他的耳朵裏，他想：『一個人真是做不得錯事，我以前不過有些任性，毫不知道甚麼顧忌，遇事胡作胡爲，却被鄉人當做了一害。現在，我拚了性命，把這一害除了，以爲總可以得到鄉人們的原諒，恢復他們的感情了，那知，他們竟爲了我的死，還要開筵慶祝呢！我如果不想再活下去，也就罷了，否則，便應該格外改過自新，勉力做個好人！』

他頓時想起，在吳郡地方，有陸氏兩弟兄，哥哥陸機，弟弟陸雲，都是當時有學問的人。周處的父親，本來和陸家很有交情，因此，周處便想到他們那裏去請教一番。

周處到了陸家，齊巧陸機不在家中，便由弟弟陸雲招待他。周處把過去的事向他說了一遍，並且說道：『這都是我從小不讀書的緣故，從今以後，我想發憤求學，重行做人，所以特來向你們二位請教！』

陸雲自然十分贊成，他便留周處在家裏住下來，天天和他們兄弟倆研究學問。不上幾年，周處也成爲一個飽學的人。最後，他在晉朝做御史中丞的官；齊巧齊萬年反叛，他便帶兵去勸亂，不幸，竟戰死了。到現在，宜興城裏，還留着一座「周將軍廟」呢！

六尺地

一個人不可以起貪心，起了貪心，結果不但會一無所得，或

許還會送了性命。

這個故事裏的農夫莫阿連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莫阿連爲了貪心很重，他每次替人做些工作，拿到了工錢，總是爭多嫌少地，向人糾纏不清。而且，給多了，還想多，從來沒有知足的時候，因此，人家都怕了他，誰也不敢雇用他了。

他自己種的田呢，也因爲貪心不足的緣故，一味只想多獲得一些收成，常常把種子加倍的播下，或是在麥田裏再種下些青菜，結果，反而連普通的收成也得不到了。

他的境遇越弄越窮，他的貪心也越來越厲害，他希望能多得一些土地，以便發一筆大財。他像發了瘋似的，天天自獨兒在商量着：『用甚麼方法去弄幾畝土地來呢？』

他這樣癡想着，不料，過了不久，居然給他盼望到了一個機

會。原來，在莫阿連住着的那村莊上，有一個大地主，在這村莊附近百多里方圓以內，幾乎一大半的土地都是他所有的，甚至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，到底有多少畝。他因為土地太多了，便想借此開一次玩笑。於是，他便在大門口揭出了一張佈告，大意說：

『我的土地多得不得了！』

誰歡喜，向我要，

要多少，給多少！』

莫阿連看到了這張佈告，心裏真是高興極了，他當即走進了那個大地主的家裏，向他請求道：『我需要一大塊的土地，你真的能給我嗎？』

『當然可以給你的！』大地主回答他，『可是，你要怎樣大的一塊，先得對我說明白！』

『我要很大很大的一塊，越大越好！』莫阿連又起了貪心了。

『很大很大的，大得怎麼樣子呢？你不說出一個範圍來，叫我拿多少給你呢？』大地主笑了起來。

『我不知道應該說怎麼大，總之，我怕說得太小了，將來一定要懊悔！』莫阿連倒說得很天真。

『你希望越大越好，那麼，讓你自己去決定一個範圍罷！——我允許你，儘你的能力，在一天以內，去圍着一塊土地跑，你能夠跑多少，就給你多少，好不好？』這是大地主替他設的計。

『真的嗎？你別後悔啊，我一天至少可以跑五六十里路，你捨得把這五六十里方圓以內的土地，全送給我嗎？』莫阿連快樂

得反而有些不相信了。

『我不會反悔的，只要你有能力跑，別說五六十里，就是再多些，我也決不吝嗇！』大地主十分慷慨的，『可是，你得記住，在太陽落山以前，必得回到那個出發點，而且，你必帶一把鐵鏟，隨時在你經過的地方，挖一個窟窿，做一個標記！』

莫阿連滿想做一個小地主，他對於大地主的話，一一都答應了，並且約定：在明天太陽出來的時候，就要開始這件工作。莫阿連從來沒有這樣高興地，一逕回到了家裏。

第二天，莫阿連起了一個大清早，便趕到大地主那裏去赴約，當時，便由大地主親自監視着他，看他起步出發。

莫阿連邁開大步，一直向前跑去，好像一路上都開滿了五顏六色希望的花朵，他以爲這一次一定可以掙得一份極大的家產。

跑啊跑，跑到正午時候，他雖然覺得肚子有些飢餓，口也有些渴了，可是，因為他想多掙得一些土地，依舊不敢停留下來，還是向前跑，跑，跑。

一會兒，又到了傍晚時分了，他雖然覺得兩條腿已經痠疼得提不起來了，但是，他還是捨不得放過一寸一分的土地，還是拚命地向前跑，跑，跑。直跑到頭腦昏昏，眼睛裏望出來只是一片漆黑。

不過，他到底僥倖地跑到早晨的出發點了。那個大地主，也還守在那裏等待着，看見他一跑到，便向他道賀道：『恭喜你，這一大片土地，全是你的了！』

那知，大地主的話剛說完，莫阿連的身體，終於沒法支持，他感到頭暈目眩，撲的一聲便倒在地上了。他的嘴裏，還在冒着

鮮血，他的全身漸漸地冷了，無疑地，他是因爲疲乏過度，喪了他的命了。

『唉，這個傢伙真苦命，剛得到這麼一塊土地，却享受不到一刻鐘！』那個大地主這樣的感慨着。一邊，他就拿起莫阿連丟下的那把鐵鏟，挖了一個像他身體那麼大小的窟窿，給他安安靜靜地埋在裏面了。

貪心不足的莫阿連，他最後所得的，就是這六尺見方的一塊土地。

賣假漆的失敗

虞孚的家裏很窮，他很想找些工作做做，以便賺了錢來養活他的一家。可是，他一向就沒有一點計劃，自己也不知道做些甚

麼工作才是。

他有一個朋友，大家稱他爲計然先生的，却很會理財，生活過得很不錯。虞孚便去找着他，要向他請教。

『依我看來，頂頂有利可圖的，還是種漆樹，因爲，漆的用途很大，不論建房屋的，或是製家具的，要是塗上一層漆，不但可以保護房屋或家具，不易朽爛，而且還可以作爲裝飾，增加美觀。用的人多，銷路自然不會壞！你如果相信我的話，不妨去試試看！』

虞孚聽了計然先生的話，真的便去買了一塊山地，大量地種起漆樹來。

漆樹在我國的湖南省、浙江省……種得很多，所以每年漆的出產也不少。他們大都是把漆樹種大了，然後把牠的皮割開一

些，讓樹裏的汁水流出來，再用人工製造一番，便成爲漆東西的漆了。

虞孚種下漆樹，培植了三年，樹便長成了，他雇了工人，收取漆汁，一共製成幾百桶上好的漆。

虞孚正想把這一桶桶的漆，運到別地方去出賣，齊巧他的妻舅，從遠處做生意回來，看見了這許多桶的漆，便對他說道：

『我這次打吳國經過，看到吳國的人，對於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全都講究，他們不論住的屋子，用的木器，沒有一樣不是漆得亮堂堂，非常好看。所以，假使把漆運到吳國去，一定可以做一注好買賣。不過，你做人太老實了，也許賺不到錢吧！』

虞孚覺得奇怪起來了，他說：『做買賣雖然需要一些隨機應變，但是，老實的人，只要能看事行事，不致受人欺騙，一樣可

以賺錢的啊！」

『是的，你的話很不錯！』他的妻舅說，『錢是當然可以賺的，不過，老實的人，決計賺不到厚利！』

『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』虞孚問。

『我在吳國的時候，看見那些賣漆的商人，他們都用漆樹葉子，煮成了膏，把牠和在漆汁裏，在短時間內，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來的。這樣一來，一桶漆，至少可以化成一桶半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賣出一桶漆，就可以多賺半桶漆的錢，這利益不是優厚得多嗎？你倒大可以試一試呢！』

虞孚聽說，高興極了，他就照着他妻舅的話，雇了工人，把漆樹葉子摘下來，煮成了膏，也得到了幾百桶，便和幾百桶真漆，一同運到吳國去。

從前的吳國，就是現在的江蘇省一帶，牠的鄰國越國，就是現在的浙江省。當虞孚剛把漆汁運到吳國，齊巧吳國和越國打起仗來了，兩國的交通頓時斷絕，越國出產的漆，也沒法運進吳國來，吳國便發生了漆荒，現在看見虞孚運了這許多漆來，那些開漆店的老板，都非常歡喜，大家便包圍着他，要向他購買。他們驗了貨，覺得那質地很好，便約定了日期，交錢取貨。

虞孚眼看着漆一運到吳國，就受到漆商們的歡迎，心裏自然暗暗地歡喜。同時，他記起了妻舅的話，他想：『漆是已經漆店老板驗看過了，他們這樣急切地需要貨色，無論如何總要來取的，何不就趁這機會，趕緊把假漆攪和下去呢！』

到了這天夜裏，他趁着旅館裏的人都睡了，便親自動手，把每一桶的真漆取出一半，然後把漆葉煮成的膏子，攪和了一半進

去，因此，他的貨色，便突然增加了一半，他得意極了，只等待那些漆店裏派人來取貨，他的利益也可以多一半了。

可是，到了他們約定取貨的日子，漆店裏派來的人，一看見那些漆桶上的封條，全換了新的了，他們頓時起了疑心，便推說現款不夠，對虞孚提出要求：再等二十天來取貨。虞孚作偽心虛，雖然十分着慌，但是，也無可奈何他們，只得答應了。

那知，過了二十天，每隻漆桶裏的假漆，全腐壞了，連攪和在裏面的真漆，也變壞了，他的漆便變成了廢物，再也沒有人要了。

這時候，虞孚所帶的盤纏已經用完，要想回家，也走動不得，只得天天在街頭討飯過活，最後，竟餓死在吳國了。

分馬的故事

馬販子陸永貞，在臨終的時候，把他的兩個兒子都喊了來。

對他們說道：『我一生東跑西走，勤儉持家，到現在總算積得了一些財產——就是馬廐裏的十七匹好馬。今天，我要和你們永別了，我想，趁我神志還清楚的時候，立下一個遺囑，把這些財產分配一下，免得我死後發生爭執！只是，你們必須照我的意思執行，否則，我在地下一定不安的！』說着，陸永貞就把一份預先寫好的遺囑，拿出來交給他的兩個兒子。

兩個兒子流着眼淚，接受了這份遺囑，來不及打開來閱讀一遍，他們的父親早已湧上一口痰來，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辦過了父親的喪事，兩弟兄便要遵照他的遺囑，實行分配遺產了。可是，當他們把遺囑打開來一看，却立刻感到十分的爲難了。因爲，這遺囑是這樣寫的：

『我死了以後，我所遺下的十七匹好馬，務須照我的遺囑分配。辦法如下：

1. 我的全部馬匹的一半，獻給國家。

2. 阿大，應得全部馬匹的三分之一。

3. 阿二，應得全部馬匹的九分之一。』

這樣一份遺囑，真使兩弟兄互相呆望着，沒法執行了。

阿大說：『十七匹馬，是單數，全部的一半，獻給國家，不是八匹半嗎？那麼，一定要把其中的一匹，殺死了，才可以分割開來啊！』

『是啊，就是你所得的三分之一，我所得的九分之一，也恐怕不能完全得到整匹的馬啊！』阿二也感覺得非常爲難。

兩弟兄商量了幾天幾夜，依舊得不到一個好辦法。他們打算

把全部馬匹，完全獻給了國家，以便解決了這件事；但是，那份遺囑上，却寫明：『必須照我的意思執行……』阿大、阿二都是孝子，他們又不肯違背父親的囑咐。

最後，他們突然想起，他們的村長，不是一個出名的聰明人嗎？他常常能替人解決一切困難，這件事，要是交給了他，也許可以得到一個相當的辦法的。於是，他們便派人去把他請了來，以便向他請教。

一會兒，村長騎着馬來了。他問明了原因，却毫不在意地說道：『這事還不容易解決嗎？你們聽我分派就是了！』

『照父親的遺囑分派，固然容易，不過，必須要請你保存整匹的馬才行！』兩弟兄都這樣請求。

『當然，當然！』村長點點頭，『現在，我想把我騎來的那

匹馬，也加入這十七匹中，然後給你們分派！……』

『那不能，我們已經勞動了你，怎麼可以再讓你賠貼一匹馬呢？』兩弟兄都感到不好意思。

『不，不，我的馬並不是賠貼給你們的，不過暫時借你們用一下罷了！』村長不覺笑了起來，『現在，你們說說看，連我這匹加進去的馬，一共有幾匹了？』

『十八匹！』阿大回答。

『對啦。十八匹馬的一半，應該是多少？』

『九匹！』阿二也不加思索地回答了他。

『現在，我們可以知道，你們該獻給國家的，就是九匹馬！』村長隨手在馬羣中，牽出了那九匹馬來，同時，他又問阿大道：『十八匹馬的三分之一，是幾匹？』

『六匹！』阿大說。

『是的，這就是你的！現在，你可以牽了這六匹馬去！』村長就把六匹馬交給了阿大。

九匹加六匹，已經解決了十五匹馬了。村長隨手又把他自己騎來的那匹牽過一邊，他說：『這剩下的兩匹，不是十八匹的九分之一嗎？』

阿二點點頭道：『不錯，不錯！』

這份沒法解決的遺囑，居然被那位聰明的村長解決了，他便跳上了馬背，得意地回家去了。

事 故

06022

(14053)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


中華文庫故事 (全三冊)
中華教育第一集故

◎

第二冊定價國幣七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編者 呂伯攸

發行人 李虞杰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(140511)(中)

